

繪圖

自由花範

江都李涵秋著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出版

美
翻 印 不 准 作 權 有 著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廣州 漢口 長沙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上海四馬路紅屋

印刷所

世界書局

上海開北西虹江路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著作者

江都李涵秋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自由花鏡

全四冊

第十九回

勵貞懽憤赴東洋

挈良朋忽忽歸故里



鐵瘦



不知爲甚麼這顆小心坎兒總覺礙着一個人似的。剛剛話到舌尖上便又重行忍住。他這一天正在醫院裏還不曾回去。却好薛雄進了城。他並不去見他的父親。轉大踏步跑到吉岑家裏和他姐姐懿芳廝見。且道那個懿芳不碰看薛雄到也罷了。及至見了他的身影。不由氣破胸脯。指着他罵道。好好你打聽得不曾出了人命。所以又趕回來尋魂。但是我要問一問你。這顆心還是肉做的呢。還是生鐵鑄就。便算姊妹們有些冲突。丟開手也就罷了。怎麼你忍心下這毒手。要來取他的性命。像你這樣兇暴。我這門裏請你不必光降。……這番話說得薛雄雙腳齊跳。大聲喊道。這不怪嗎。你也疑惑我殺人。他也疑惑我殺人。我一天不死。就一天洗不掉這冤枉。我偏要問問你們。怎生這一夜手槍便應該是我放的呢。……懿芳冷笑道。此時落得你賴脫干淨了。你既不曾殺人爲甚。出事這一晚。你便逃得不知去向。幸喜芬

妹。妹。命。不。該。絕。如。果。死。在。你。那。手。槍。底。下。老。實。說。任。是。畫。影。圖。形。去。捕。捉。你。也。不。會。捕。捉。得。你。的。影。子。可。是。不。是。其。時。吉。岑。也。坐。在。旁。邊。見。他。的。妻。子。向。薛。雄。詰。問。自。己。不。便。插。嘴。又。深。恐。薛。雄。性。氣。不。好。怕。他。們。姊。弟。倆。再。沖。突。起。來。只。得。搭。訕。着。向。懿。芳。笑。道。你。也。省。一。句。罷。好。在。事。體。已。告。了。一。個。結。束。倘。然。沒。這。事。呢。算。我。們。白。冤。枉。了。雄。弟。即。使。有。這。事。雄。弟。也。可。以。不。必。隱。諱。不。瞞。你。說。你。那。二。姊。姊。在。醫。院。裏。已。經。全。愈。他。既。不。曾。死。難。不。成。還。要。叫。你。來。償。命。薛。雄。急。得。跳。起。來。說。道。死。不。死。與。我。有。甚。麼。相。干。他。和。玉。笙。吃。了。手。槍。我。這。時。候。便。不。該。逕。赴。上。海。吉。岑。笑。道。上。海。這。地。方。如。何。能。攔。着。你。不。去。不。過。稍。微。巧。了。一。點。已。往。的。事。迹。我。們。且。攔。着。不。談。但。是。這。時。候。你。可。要。去。瞧。看。瞧。看。懿。芬。不。要。薛。雄。想。了。想。便。侃。侃。的。說。道。我。要。不。去。又。顯。見。得。我。的。情。虛。了。橫。豎。我。還。有。話。要。和。玉。笙。講。就。陪。你。去。跑。一。趟。也。好。吉。岑。向。他。妻。子。努。

了。努嘴意思是叫他不必再說甚麼。當下兩個人便直向醫院行來。大家見了。一面玉笙倒不甚介意。惟有懿芬嬌瞋滿面。劈口便問他。開放手槍的事。薛雄本不甚善於口。令惟有帶急代辯。光是毒誓。不知罰了多少。再加着吉岑也幫着他分辨了幾句。懿芬才不開口。薛雄重行高興起來。又將他和璇碧結識的事情通盤告訴了玉笙一遍。玉笙也很替他歡喜。笑道。像你這樣的人。只有謝璇碧和你是天生佳耦。他素來高視闊步。輕易不肯把人放在眼裏的。倒猜不出竟自賞識了你。懿芬冷笑道。這謝小姐也太憊賴了。怎麼輕易允許你的婚約。他一定還不知道。你有殺害姐姐的勾當。隨後等我。去告訴他。包管叫你不得趁心如願……薛雄聽到這裏。不覺笑出聲來。忙道。他不像你們白冤枉人。他起初也狠疑惑我。後來吃我分辨得明白。隨即若無其事。玉哥和我們二姊。大家都不必來冤賴我。你們想想。那一晚我到上

海的緣故。是因爲撞見那個同學。他名字叫做朱煥。現今還在上海學校裏上學。他一天不死。你們將來都可以向他去質問。我生平雖然喜歡打架。却不喜歡說謊。但是這害你們的人。你們肯饒他。我薛雄也不肯饒他。無論如何。在這蘇州上海一帶。憑我去明查暗訪。却要弄成一個水落石出。那時才可以表明我的心跡。吉岑笑道。好呀。你公然又要學做起偵探來了。做哥哥的不打誑語。雄弟。你如有這本領。破獲了這案。我情願贈送你五百紋銀。給雄弟貼補將來的婚嫁之費。可好不好……薛雄聽到這裏。好生歡喜。他和璇碧雖然訂了婚約。至於娶他的這筆費用。恐怕老父頑固輕易不肯拿出錢來。今番得了這樣機會。便連忙向吉岑拍了拍手掌。又回頭望着玉笙和懿芬。笑道。做偵探的第一重在探訪形跡。玉哥。你可仔細想一想。近來究竟是誰和你有仇。你將這人告訴我。我便依照這條線索。慢慢兒地去試探。玉

笙笑道：「不瞞你說，我自從解了知識，有恩於我的，倒着實不少。若提到讎人，這兩字，爵誓也尋不出在理。我也不能信口誣讎別人……薛雄怔了怔，沒奈何，只得重行向懿芬央告道：『玉笙既沒有讎人，這暗殺的，定然是爲的姐姐了。姐姐請你老實告訴了我罷……』懿芬正沒好氣，見他問到這裏，不由嫣然一笑道：『我却有個讎人呢，這人却是男子……』薛雄這一高興，條的跳得起來，笑着說道：『和姐姐有讎的，決非爲財左右，不過爲的是色。自然是個男子無疑了。他姓甚麼？叫甚麼……』懿芬冷冷的笑說道：『這人姓薛，名字叫薛雄……』玉笙和吉岑聽了一齊闕然大笑。薛雄見懿芬依舊疑心自己把不住，勃然大怒，跳起身子，嚷道：『你們不告訴我，我也罷通同這豆瓣子大的蘇州上海（好大口氣一笑）憑着我一個人的本領，難不成便偵探不出老實告訴你們這案子一天不破，我一天也不來再和你們廝見。黃浦灘又』

不。曾。乾。涸。便。向。那。浪。花。裏。了。我。這。一。生。一。世。玉。笙。萬。一。會。見。璇。碧。還。請。你。替。我。說。一。句。我。們。那。個。婚。約。不。能。作。爲。憑。準。萬。一。我。死。了。他。便。可。以。再。嫁。……薛。雄。說。到。這。裏。急。得。眼。淚。汪。汪。的。轉。身。就。待。奔。出。那。座。醫。院。惟。有。懿。芬。見。他。這。神。氣。只。是。微。微。含。笑。也。不。去。阻。攔。着。他。符。吉。岑。知。道。薛。雄。是。個。血。性。漢。子。他。說。到。那。裏。當。真。能。做。到。那。裏。况。且。這。次。暗。殺。的。勾。當。據。他。的。口。氣。定。然。抱。着。莫。大。的。委。屈。如。果。讓。他。跑。出。去。瞎。撞。未。免。白。給。苦。頭。給。他。去。吃。也。不。是。看。待。親。戚。的。道。理。（畢。竟。吉。岑。忠。厚。可。愛。懿。芬。爲。人。之。沈。驚。險。很。已。從。旁。敲。側。擊。中。寫。出）連。忙。上。前。扯。住。薛。雄。衣。袖。吆。喝。說。道。你。這。人。真。是。鹵。莽。暗。殺。既。與。你。沒。有。相。干。你。又。不。會。負。着。偵。探。的。職。務。何。苦。替。別。人。出。這。樣。死。力……薛。雄。頓。脚。說。道。姐。夫。你。不。曉。得。我。不。尋。出。這。暗。殺。的。人。始。終。也。不。能。叫。他。們。相。信。得。我。我。活。着。也。沒。有。多。大。趣。味。你。若。不。放。手。我。營。着。這。一。肚。皮。烏。氣。脹。

也會脹死了……他一面說一面使勁和吉岑奪手玉笙故意笑勸道吉翁你還是讓他去的好他的意思我早猜得明明白白並不在乎專爲洗脫他的冤枉……薛雄見他這冷言冷語心下轉十分狐疑忙立住脚步問道我除得洗脫冤枉另外還有甚麼意思倒要請你說得一說……玉笙不慌不忙從袖子裏伸出他的那只手豎齊了五個指頭給大家瞧看吉岑不由的大笑起來薛雄見了心裏已是明白知道玉笙拿話來消遣他以爲自己希冀吉岑的五百兩銀子所以才願意告這奮勇不由而然的羞得連頭項脖子都通紅起來才低下頭一聲也不開口不像適才雷轟電掣的鬧着偵探去了（請將不如激將玉笙反其道而用之真是可兒）再加上吉岑趁勢將他勸說了一頓笑道雄弟凡事都得從長計較憑着自己一時高興那是萬萬使不得的這暗殺的人你究竟也不會知道他藏在那裏不見得經你

出來偵探這人。便會吃你撈着。你若是有這意思。也不妨事。只消在這蘇州城裏隨時隨地留點心就是了。何必東奔西跑。叫大家懸心……薛雄想了想。這話也很有理。遂也不再囑強大家坐了一會。別過懿芬。一齊出那醫院約莫過了有兩個多月。懿芬已經恢復原狀。早經回家。照常去到學校裏上課。但凡逢着星期日子。都得來訪玉笙。談談說說。這一天吉岑薛雄都坐在玉笙書房裏。無意中間大家又提起那件暗殺的事。懿芬依舊拿眼去瞧薛雄。薛雄正待發話。不料外間又送一封信進來。是寄給玉笙的。上面註明了是他嫂嫂宋媚雲的函札。玉笙見吉岑他們在座。不便拆視。順手擱在書桌上。面吉岑忽然想起前次那封信。因為玉笙不在屋裏。吃他兄弟悄悄拿入後。進幾乎鬧出笑話。這時便向玉笙笑道。你還是拆開來瞧一瞧罷。好在我們也不是外人。況且令嫂的手筆。也不會有別的神密。須要瞞住人的……

玉笙笑了。笑正待伸手去取。偏生懿芬非常爽快。他早搶過來。撕開封皮。將裏面那幾張八行書抽出。從頭至尾。瞧得一個不亦樂乎。瞧到末了。忽然大驚小怪。喊道。這可不怪嗎。竟爲有這樣岔事……衆人見他這神氣。都吃了一嚇。玉笙驚問道。又鬧出甚麼岔事兒來了。我這時候。已像驚弓之鳥。再也禁不得這樣的恐嚇……懿芬偏不肯老實告訴他們。又將那封信。死攢在手裏。不放。只見他對着薛雄。嘆喲一笑。說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今番可是替你洗了冤枉了。原來這暗殺我們的。還是玉笙的仇人。他姓周。名字叫做周大砲……薛雄聽到這裏。第一個先行跳起來。嘴裏不住的嚷道。好呀。竟虧你有這副老臉。還說這話。那一天。依你們剪直。要把我薛雄槍斃。這狗娘養的周大砲。在那裏呢。等我跑去。和這廝拚命……薛雄儘在這搭兒亂嚷亂喊。至於玉笙。却非常詫異。搶着問道。這周大砲和我。也不認識。那裏

來的仇恨。懿妹妹請你爽快說了罷。沒的叫我腦子都脹得疼痛……吉岑也在那裏胡猜了一會。早又見懿芬將信紙望桌上一擲。兩只秋波眼睛止不住那淚點兒和斷了線的珍珠一樣。玉笙和吉岑益發嚇得茫無頭緒。兩個人這才奪過那信一行一行的念了。下去薛雄也伸頭墊腳在他們背後。瞻望及至看見孟占魁因病身故。谷韻香的婚事。當然是無形消滅。書後又說到謝校長的意思。一定出來做媒。願意將韻香聘給玉笙爲婦。只要你一經承認。我們這裏便履行婚約。又叮囑玉笙不必在蘇州耽擱。趕快回轉上海等語……薛雄聽一句便跳一跳。直樂得手舞足蹈。原來他心裏快活的。是因爲玉笙和韻香訂婚。叫他姐姐懿芬沒有指望。好吐他這些時胸中蘊着的那口鳥氣。吉岑也猜得出薛雄的心事。深恐他過於刻薄。再觸惱了懿芬。着實有些不大方便。而且這封信寄得來很有關係。保不定懿芬還要和

玉笙開甚麼談判。自己坐在這裏，未免叫他們有些礙手礙腳。他想了想，隨即望着薛雄將眼睛一擠，笑着說道：「我們左右閒着沒事，何妨到公園裏去逛逛？不知雄弟可能陪我走一趟嗎？」薛雄拍手笑道：「公園裏有甚麼趣味？我在這搭兒瞧瞧他們兩家頭的把戲，不比較閒逛的好……」懿芬這可忍耐不得了，拿手帕子將眼淚拭了，拭指着薛雄，吆喝道：「你嚼的是些甚麼舌頭，誰做把戲給你瞧的？你休得十分把穩世界上的事。若講到出岔子，也很容易。璇碧雖然允嫁給你，終究和你還不會成親。像你這幸災樂禍，一定有現世現報。將來碰入我們眼睛裏……」薛雄氣虎虎的將手指在臉上刮着，羞他說道：「死不顧廉恥的丫頭，璇碧嫁我是他的願意，我總不曾瞧見過硬要嫁給這人人家，不要你兀自淌眼淚兒。老實說，婚姻的事要兩家頭願意呢，死拉活扯也不中用。」（刺心之語，老雄未免過於刻薄）懿芬如何禁得。

住他這頓搶白登時蛾眉倒剔拾起桌上的一方硯台對準薛雄直擲過來薛雄將頭側了側那硯台却好落在吉岑肩胛上非常疼痛沒口子的喊哎呀哎呀裏邊懿芳聽見外面喧鬧也忙趕入書房裏薛雄又直奔懿芬要來揪他廝打玉笙死命攔在當中不肯讓他們姊妹交手吉岑一面操着膀子一面使勁的扯了薛雄嚷道我勸你到公園你不依我一定要在這裏胡鬧怎生你們姊妹鬥起氣來都是舍間晦氣你若再倔強以後就請你們再不要枉顧了……薛雄沒奈何只得跟着吉岑走了出去懿芳又問起他們的緣故玉笙大略將信裏話說了一遍懿芳聽了也是悶悶不樂轉是懿芬撒嬌撒痴望着他姐姐說道沒有與你相干你請回內室去也罷我同玉笙還有話講呢懿芳微微一笑便依着他轉身走入上房這裏玉笙儘管將那信捧在手裏瞧看不防吃懿芬一把奪得過去向桌上一擡放下臉色問道玉

哥。你對於這件事究竟作何解決。我們近來好在是沒有話不談的。你說出來。我都可以照辦。玉笙沈吟了一會。方才款款的說道。你叫我說甚麼呢。家嫂既有這樣意思。便算我不肯允許。也得轉回上海。和家嫂當面接洽一下。子懿冷笑說道。你把我當做三歲小孩子看待。我若放你轉回上海。凡事還不是儘讓你和嫂嫂做主。我隨後就便來尋覓你。你也可以躲避起來。不和我廝見。可是不是玉笙急道。你的話專會冤枉別人。我此時便發了毒誓。你也不肯相信。依你又該怎樣辦法呢。懿笑道。若是依我。你只回一封信。給你嫂嫂。說你在蘇州已經和人結婚。這谷韻香的事須作罷論。玉笙默了懿。芬一眼說道。我幾曾和別人訂了婚。來你這不是偏我去扯謊扯謊的人。於道德上便大大缺陷了。懿芬聽到這裏不由氣得變了顏色。很很的向玉笙。啐了一口。說道。呸。當這時勢還講究道德嗎。講究道德的人便沒有飯吃。

你也不用和我推三阻四。老實說我一天不死一天。也不得讓你離開我一步。天津是個好地方。我有幾個同學姐姐都在那邊做事。依我主意。我們兩個人無聲無臭的向天津一走。你嫂嫂要尋你也沒處去尋。你與其趕回上海。不如收拾收拾到北邊去走一趟……玉笙聽到這裏心裏只管拍通拍通的跳。低下脖子一句話也不敢答應。彼此靜靜的對坐在書房裏磨挨了有好半天功夫。也沒有個決斷。自是以後那個懿芬再狡猾不過他老實拿定主意。剪直和玉笙形跡不離外邊。似乎異常親密。至於內裏却和差人看守囚犯一樣。好在玉笙住的那所書房原在他姐姐家裏。他便鎮日價在那邊廝混。也沒有人敢議論他的。不是隨茶便茶。隨飯便飯。足足延挨了有半月光景。每逢夜晚他都要談談說說。約莫等到那火車過了蘇州車站他才放心轉回自己屋裏睡覺。把個玉笙真急得三尸神爆到此才懊悔輕易和